

敦煌本〈無名歌〉作者考辨



歌名無 號〇二六三伯

楊明璋

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

一、前言

敦煌文獻中目前可見於P3620、P3812二本的〈無名歌〉的作者，歷來學者看法並不一致，如，陳祚龍、徐俊視之為唐代釋無名的作品，^①潘重規、陳尚君、邵文實等又以為是殷濟的詩，^②項楚則認為〈無名歌〉標題的意思是「不知篇名作者之歌」，^③究竟以何者為確？筆者於「敦煌世俗詩歌研究」^④中也曾做過初步的探討，不過並未十分詳盡，故今擬對此一問題嘗試做更進一步的討論。

二、P3812號寫卷抄寫情形的解讀

歷來學者之所以對於〈無名歌〉的作者有不同的意見，其中有一項極為重要的因素，即在解讀抄本時有頗大的歧異性，現即先從P3812號寫卷的抄寫情形入手，藉以一一釐清其中的糾葛。P3812號寫卷正面所抄錄的內容計有：

1. 「十二月」
2. 〈代閨情〉二首
3. 〈久不相訪忽睹尺書奉酬情素〉
4. 〈奉餞梁大郎輔佐殿下赴冬牙〉
5. 〈春尋花柳得情〉 宋家娘子
6. 高適〈在哥舒大夫幕下請辭退託興奉詩〉
7. 〈閨情為落殊蕃陳上相知人〉
8. 「同前（『相隨萬里泣胡風』）」
9. 「不須推道委人猜」
10. 「自處長信宮」
11. 「祇今桃李正堪攀」
12. 〈悲春〉 殷濟
13. 〈春閨怨〉二首
14. 〈憶北府弟妹〉二首

① 陳祚龍，〈校訂釋無名「無名歌」〉，收入《敦煌學海探珠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.4初版），頁80-83；徐俊，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.6一版一刷），頁387-388。

② 潘重規，〈補全唐詩新校〉（《華岡文科學報》第十三期）一文，將〈無名歌〉置於殷濟名下，陳尚君亦如此，不過其又有按語疑〈無名歌〉非殷濟的詩，見《全唐詩補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.10一版一刷），頁924；邵文實，〈唐人殷濟詩錄考〉（《甘肅社會科學》1996年第4期）一文則是經過一番論證後，很明確地指出〈無名歌〉是殷濟之作。案，邵文實在論證的過程中，有一段文字說道：「姜亮夫及李正宇先生都根據P3620後的題記，認為它是張議潮所作。」筆者查找姜亮夫的〈羅振玉〈補舊唐書張議潮傳〉訂補〉（見姜亮夫《敦煌學論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.6一版一刷，頁883-911）與李正宇的〈唐宋時代敦煌的學校〉（《敦煌研究》1986年第1期）二文，均未見類似邵氏所引述的言論，姜、李二人均僅以「張議潮」此一抄寫者來推斷P3620卷末題記所言：「未年三月廿五日」的年代，而未對〈無名歌〉作者有隻字片言的論述。

③ 項楚，《敦煌詩歌導論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3.5台一版），頁67-68。

④ 參拙撰，《敦煌世俗詩歌研究》（台北：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9.6），頁15-22。

15. 〈奉憶北庭楊侍御留後〉
16. 〈歲日送王十三判官之松州幕〉
17. 〈冬宵感懷〉
18. 〈嘆路旁枯骨〉
19. 〈言懷〉
20. 〈見花發有思〉
21. 〈無名歌〉
22. 〈夢歸還〉二首
23. 〈山行書情寄呈王十四〉 武涉
24. 〈詠斑竹〉
25. 〈遊花苑詞〉二首
26. 〈得遇入京〉 劉長卿
27. 〈胡笳詞十八拍〉 劉商
28. 〈高興歌〉 江州刺史劉長卿（殘存一行）

邵文實認為〈無名歌〉為殷濟的作品，其所持的理由是以為P3812號卷子的12至20及22均是殷濟的作品，而抄於其間的〈無名歌〉理所當然的也應是殷濟所作。但，事實上，原卷僅〈悲春〉一首署名有「殷濟」，其餘若僅依此而逕自定為殷濟的作品，恐怕未能讓人信服，縱然12至20及22的每一首詩所表達的思想情感頗為近似，而〈無名歌〉的內容卻與這些作品有相當的差距，因此，對於〈無名歌〉作者的認定，我們應當以更為謹慎的態度為之。

敦煌寫卷各本抄寫的情形並不一樣，有不少毫無規則性可言的，就以P3812號此一卷子為例，〈山行書情寄呈王十四〉一詩署名作者「武涉」，學者遂將其後的〈詠斑竹〉與〈遊花苑詞〉二首詩置於武涉名下，⁵但，〈詠斑竹〉實是劉長卿的作品，只不過詩題為〈斑竹〉如此而已，⁶之後，隔二首〈遊花苑詞〉又有劉長卿的作品〈得遇入京〉，隨即接抄劉商的〈胡笳詞十八拍〉，其後才又抄錄劉長卿的〈高興歌〉。這些都說明了P3812號卷子並沒有嚴謹的抄寫規則，除了〈無名歌〉、二首〈夢歸還〉的作者有待商榷外，⁷從13〈春閨怨〉至20〈見花發有思〉等十首詩的詩題、內容固然與殷濟的〈悲春〉詩近似，逕自視為同一作者作品的可信度也仍嫌薄弱。⁸

⁵ 如，潘師重規即有此見，詳參潘重規，〈補全唐詩新校〉，載《華岡文學報》第十三期。

⁶ 見《全唐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.1一版六刷）卷一四七，頁1480。

⁷ 陳尚君即疑此三首非殷濟詩，見《全唐詩補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.10一版一刷），頁924。

⁸ 徐俊即云：「案此十四首中，除〈無名歌〉經考證為釋無名之作，另〈奉（春）閨怨〉、〈見花發有思〉、〈闕題〉等沒有明確的時地標誌外，其餘九首，從詩題、內容考察，似確為一人所作，作者或即殷濟。」徐俊，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.6一版一刷），頁384。

三、P3620號寫卷抄寫情形的解讀

P3812號寫卷的抄寫情形已見於前，不管從寫卷抄錄的情形，抑或詩歌的內容來看，均難以斷定殷濟即〈無名歌〉的作者，現討論亦抄寫有〈無名歌〉的另一寫卷P3620號，其抄錄的內容如下：

1. 封常清〈謝死表聞〉
2. 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峘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
3. 〈無名歌〉
4. 題記：「末年三月廿五日學生張議潮寫。」

此寫卷抄寫的內容較為單純，起始抄錄的「封常清謝死表聞」，即《全唐文》卷330所錄封常清的〈遺表〉，⁹至於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峘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除見於本卷外，另可見於P3608號寫卷，該上書的作者於文中時有現身，或自稱「無名僧」，或自稱「貧道」、「無名」，故此上書的作者應就是「無名僧」。¹⁰而「無名僧」究為何人？《宋高僧傳》提供我們一極重要的線索，其中有一篇名為〈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〉，該傳提及：

時德宗方納鮮于叔明、令狐峘料簡僧尼事，時名有表直諫，並停。尋時鮮于叔明、令狐峘等流南海百姓。至貞元六年，往遊五臺，居無定所。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於佛光寺先食訖，儼然坐化，春秋七十二，臘四十三。¹¹

依此看來，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峘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的「無名僧」應該就是《宋高僧傳》中的釋無名，而傳中所說的「時名有表直諫」，當即敦煌文獻所保存下來的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峘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。至於「鮮于叔明、令狐峘料簡僧尼事」，也可在《新唐書》見到相關的文字記載，《新唐書·李叔明傳》云：

叔明素惡道、佛之弊，上言曰：「佛，空寂無為者也；道，清虛寡欲者也。今迷其內而飾其外，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，故農桑不勸，兵賦日屈，國用軍儲為數耗。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，觀為二等，上寺留僧二十一，上觀道士十四，每等降殺以七，皆擇有行者，餘還為民。」¹²

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鮮于叔明、令狐峘「料簡僧尼事」。此外，《新唐書·藩鎮魏博列傳》亦說：「會于邵、令狐峘等表汰浮圖。」¹³《全唐文》卷394亦有鮮于叔明

⁹ 清·董誥等編，《全唐文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.12一版一刷）卷三三〇，頁1479。

¹⁰ 陳英英亦有如是之看法，見陳英英，〈敦煌寫本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峘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考釋〉，載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，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.5一版一刷），頁509-527。

¹¹ 宋·贊寧撰、范祥雍點校，《宋高僧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.8一版一刷），頁426-427。

¹² 《新唐書》（鼎文影印新校本）卷一四七，〈李叔明傳〉。

¹³ 《新唐書》（鼎文影印新校本）卷二一〇，〈藩鎮魏博列傳〉。

的〈請刪汰僧道疏〉。¹⁴因此，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峒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的作者應可肯定即釋無名。

至於，抄錄於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峒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後的〈無名歌〉，是否正如陳祚龍所言，即為釋無名的作品？他說：

我除已見到敦煌卷冊之中，曾經唐人鈔存了釋無名的這首「歌」詩以外，實際還見鈔有他所製作的別種文字，譬如：他的那篇「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令狐峒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」。¹⁵

由於其未有詳細的說明與論證，因此，這樣的看法並沒有受到重視。而陳祚龍之所以認定〈無名歌〉是釋無名的作品，當是因為P3620號寫卷抄完釋無名的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峒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後，隨即接抄〈無名歌〉，若僅依此而做論斷，確實並不妥當，項楚亦曾對陳氏之見提出質疑，不過，其是從作品的內容來加以論證，他說：

但從〈無名歌〉中看不出絲毫僧徒所作的痕跡，相反，從「粉榆產業須拋卻」句看來，作者是小有產業的世俗人士。¹⁶

事實上，從傳世文獻中可知，僧徒所創作的作品未必皆是純粹宗教性的，也常可發現有極為世俗性的作品存在，¹⁷若要據詩歌內容來斷定是否為僧人的作品，有其局限性，而且，若將釋無名的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峒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與這首〈無名歌〉做仔細的比對，可發現二者相合之處甚多，如，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峒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云：

其僧尼身盡皆有功，如何知矣？且如上皇去國，先聖辭朝，歸蜀無由，投吳不可，其兩京宮室已被焚燒，天下府庫並皆劫盡，通儒軼侵京邑，乾祐鼠竊河中，子儀舉軍南伐，兵無顆糧，懷恩將甲西衝，馬無寸草，先朝權計賣度取錢，其時倉粟贏糧，財帛山積，故使兵肥馬壯，將勇師強，一舉無遺，并收天下。陛下今日有國，莫不因斯，即是僧尼有功，何要經業，不求優當，幸請存而勿論。陛下儉宮室，律百察，使綺縠不衣，食肉謹節，自然蒼生免被割剝，黎庶暫見歡安。何必制僧尼斷交易，令菜食不足，短褐不遮而已哉！貧道切見鮮于叔明、令狐峒等驕身竊位，無法而貪，常以綺羅粉黛惑其情，管弦絲竹亂其聽，魚捕畋獵決其志，阿諛諂媚縱其心，沈湎於酒色之間，偃息於華堂之上，不能借國家少理，不能助國家少憂。且西郊未賓，何不盡策令自留斧鎖，東山尚梗，何不設計令束身歸朝？

¹⁴ 清·董誥等編，《全唐文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.12一版一刷）卷三九四，頁1772。

¹⁵ 陳祚龍，《敦煌學海探珠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.4初版），頁80-83。

¹⁶ 項楚，《敦煌詩歌導論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3.5台一版），頁67。

¹⁷ 詳參湯貴仁，〈唐代僧人詩和唐代佛教世俗化〉，載唐代文學論叢編輯部編，《唐代文學論叢》總第七輯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86.1一版一刷），頁190-211。

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峒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所言不外乎將僧侶對國家的功勞一一加以列舉陳述，其中，「兩京宮室已被焚燒，天下府庫並皆劫盡」的情形，與〈無名歌〉所提及「天下沸騰積年歲，米到千錢人失計，附郭種得二頃田，磨折不充十一稅」的狀況是類似的，當同為描述安史之亂前後的情景；¹⁸再者，〈無名歌〉中的「舞女庭前厭酒肉，不知百姓餓眠宿，君不見城外空墻匡，將軍祇是栽花竹」，可說就是對鮮于叔明、令狐峒的「驕身竊位，無法而貪，常以綺羅粉黛惑其情，管弦絲竹亂其聽，魚捕畋獵決其志，阿諛諂媚縱其心，沈湎於酒色之間，偃息於華堂之上」等行為的諷刺，這些相合之處，反而可作為〈無名歌〉是釋無名作品的一項極好的佐證。

四、「無名歌」一詞的意涵

至於〈無名歌〉此一詩題究竟應該做何種的理解較為適切？項楚說：

我認為「無名」並非人名，「無名歌」的意思是不知篇名作者之歌，蓋當時張義潮所見此歌，即已失去篇名作者，故題以「無名歌」也。¹⁹

他是依P3620號寫卷卷末題記所說：「末年三月廿五日學生張議潮寫。」而視此卷抄錄者為張議潮，以為張議潮在抄錄此詩時，已不知此詩的篇名及作者，因此，名之為「無名歌」。若這樣的說法可信的話，則由其他的抄寫者抄錄的P3812號寫卷亦抄題為「無名歌」，也就意謂著「無名歌」一詞所指涉的作品，在當時已形成一共識。

事實上，文學作品在傳播的過程中，失卻其題名與作者是常有的事，審視中國歷代的詩歌作品，亦不乏其例，但，始終未發現失去題名、作者的作品，即命題為「無名」的例子，通常遇到這種情形，總會以詩歌的內容或開頭幾個字做為命名的根據。至於若題名已不可知，而作者仍可知曉，不少即逕以作者名加上「歌」字，作為篇名，如，漢代戚夫人所作的詩歌：「子為王，母為虜。終日春薄暮，常與死為伍。相離三千里，當誰使告汝。」²⁰後代即命其詩題為「戚夫人歌」；又如，李延年所作的詩歌：「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。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。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。」²¹詩題即作「李延年歌」；僅知是越地人之作的詩歌：「今夕何夕兮擘洲中流，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，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說君兮知不知。」²²不也名為〈越人歌〉？循此慣例來看，「無名歌」一詞當以解釋為唐代釋無名所作的詩歌為確，而非失卻作品的題名及作者。

¹⁸ 項楚云：「從詩云『天下沸騰積年歲』看來，此詩作於天寶十四載（755）安史之亂以後的若干年。」項楚，《敦煌詩歌導論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3.5台一版），頁67。

¹⁹ P3620抄完〈無名歌〉後有題記：「末年三月廿五日學生張議潮寫。」項楚所指即此，見項楚，《敦煌詩歌導論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3.5台一版），頁67-68。

²⁰ 郭茂倩，《樂府詩集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1.3）卷八四，頁1177。

²¹ 郭茂倩，《樂府詩集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1.3）卷八四，頁1181。

²² 郭茂倩，《樂府詩集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1.3）卷八四，頁1169。

五、〈無名歌〉於P3620、P3812二寫卷文字之差異及其因由

同一作品在傳播的過程中，縱然經由不同抄錄者抄寫會產生些許的差異，但基本上並不會差異太大，〈無名歌〉二寫本亦如此，但值得注意的，是P3620號寫卷較P3812號寫卷多了一段文字，如下：

所在君侯，勿須亂惱，發意害彼，不知自傷，此世招得惡名，當來必酬苦果。

此段文字看起來與前面的詩句似乎毫不相涉，如邵文實便直接說：「詩意與句法均與前詩不同，可知為兩首各不相干之詩，誤抄一處。」²³不過，邵氏顯然是將此段文字視為一首詩，但仔細端詳這六句的文字，不但未押韻，亦非齊言，當非詩，而是四六句式的短文，至於它是否是不相干的文字誤抄一處呢？

類此於詩歌末尾另附有與前詩句不甚能連貫的文字，〈無名歌〉並非首見，也非僅見，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有名的長篇敘事詩〈孔雀東南飛〉篇末亦有類似的字句，該詩云：

孔雀東南飛，五里一徘徊……行人駐足聽，寡婦起傍徨。多謝後世人，戒之慎勿忘。²⁴

其用意大概是為了提醒讀者要以前詩句所述為戒。而P3620號寫卷較P3812號寫卷多出的文字，大抵也是如此，正好用以說明詩句本身未明確指出的意蘊，實具有類似「序跋」的作用，同時，再次印證前文所說〈無名歌〉主要是為了譏諷令狐峴、鮮于叔明二氏而作的，且像「此世招得惡名，當來必酬苦果」這樣的語言，正是佛教以因果報應來警世的常用語，和釋無名身為佛門弟子的身分是相符的，因此，認為此一小段字句是不相干的文字誤抄一處的說法並不正確。

至於P3812號寫卷為何未抄錄「所在君侯」一段文字？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理解：P3812號寫卷卷首有「維大唐乾寧二年」的紀年，亦即此卷大概是在唐昭宗乾寧二年（895 AD）左右抄寫的，而P3620號卷末題記云：「末年三月廿五日學生張議潮寫。」此當是張議潮年少時所抄寫，他在大中二年（848 AD）率領沙州百姓



歌名無 號〇二六三伯

出自《敦煌寶藏》伯3620號（黃永武主編）

²³ 邵文實，〈唐人殷濟詩錄考〉，《甘肅社會科學》1996年第4期。

²⁴ 郭茂倩，《樂府詩集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1.3）卷七三，頁1038。

推翻吐蕃統治，辭世的時間是在咸通十三年（872 AD），享年七十四，²⁵故張氏當生於貞元十五年（799 AD），推算下來，此「未年」當以元和十年（815 AD）「乙未」年較恰，當時張議潮十七歲，而前此的「癸未」年與之後的「丁未」年，一張氏僅五歲，另一卻又已二十九歲，均不像是學生的年紀，故李正宇定此「未」年為唐憲宗元和十年的乙未歲（815 AD），²⁶近是。顯然，P3620號寫卷抄錄的時間較P3812為早些，且P3620號寫卷所抄錄的其他文獻是封常清的〈謝死表聞〉、釋無名的〈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、令狐峘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〉，皆屬應用性的文書，不同於P3812號寫卷所抄的均是詩歌作品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P3620號寫卷所抄的〈無名歌〉當是原來作品的原貌，而P3812號寫卷則是為了符合該寫卷抄錄的文書內容的特性，亦即有較濃厚文學性的詩歌作品，故將原本詩歌末尾的用來說明的補充性文字刪去。

另外，還有一小線索可做為前說P3620號寫卷抄錄的時間較P3812為早些的佐證，即是〈無名歌〉除可見於P3812、P3620二寫卷外，S6228號寫卷抄錄的文書，有這麼一段文字：

蕭關鎮去乾六年十二月廿九日進上銘記，其記從地涌出詞曰：「三六王 十八子……佛騰天下積 年至歲 米千錢 人無失計 無回得見太平年。」

□記，乾符□上略出法師 法琳書耳。

其中，「佛騰天下積，年至歲，米千錢，人無失計」，即與〈無名歌〉「天下沸騰積年歲，米到千錢人失計」的詩句極為相似，應是出於同一作品，而S6228號寫卷的年代大約不出乾符六年（879 AD）前後，晚於P3620號寫卷，因此，S6228號寫卷所抄錄的文字，亦應是P3620號寫卷或是較它更早的文書為本。

六、結論

透過對P3620、P3812二寫本抄寫內容的確實解讀，我們可發現過去有不少對〈無名歌〉作者的推測似乎大膽了些，這也告訴了我們，唯有回到對寫卷本身的抄寫情形一一加以釐清，才能有較為謹慎客觀的看法產生。而有了此一基礎後，再根據詩歌的內容做進一步的探究，顯然，〈無名歌〉的主題是對令狐峘、鮮于叔明二氏生活奢靡的譏諷，而「無名歌」此一題名，更是明確地告訴了讀者，該作品的作者即是唐代的僧人釋無名。

²⁵ 參榮新江，《歸義軍史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.11一版一刷），頁62-64。

²⁶ 李正宇，〈敦煌學郎題記輯注〉，《敦煌學輯刊》1987年第1期。